

四  
部  
備  
要

中華書局輯刊

# 四部備要

第三三冊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三二冊)

中華書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影印發行  
中國書店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60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冊

(62)

宋史卷三百五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

苗授

子履

王君萬

子瞻

周永清

劉紹能

張守約

王文郁

和斌

子軌

王光祖

李浩

郭成

劉仲武

曲珍

劉闕

王恩

賈嵩

張整

張蘊

苗授

字授之

潞州人

父京

慶曆中

以死守

麟州

抗元昊者

也少從胡翼之學

補

國子生

以隆至

供備庫副使

王韶取鎮洮

授爲先鋒

破香子城

拔河府

羌難敗

氣尙銳

輒圍香子

以迎歸師

詔遣將田瓊

救之瓊死

乃簡騎五百

屬授奮擊

敗之休士

二日羌復

要於架麻

平注矢如

雨衆懼授

令曰第進

毋恐

鮮牌數百

且至行前

者傳呼羌

驚亂力戰

數十斬首

四千級又

破之於牛

精谷取珂

諾城盡得河

湟地知德

順軍三遷

西上閤門

使鬼章寇

河州詔授

住一戰克

撤宗論

功第一遂

知州事加

四方館使

榮州刺史

從燕達取

銀川降木

征獻之京

師加

引進使果

州團練使

涇原都鈐

轄召使契

丹神宗勞

之曰曩香

子之役非

汝以

塞羣衆幾

敗吾事以

爲秦鳳副

總管從熙

河復知河

州副李憲

討生羌於

露骨

山斬首萬

級獲其大

酋冷鷄朴

羌族十萬

七千帳內

附威震洮

西拜昌州

團練

使龍神衛

四廂都指

揮使從知

雄州熙州

元豐西討

授出古渭

取定西湯

禹賊

花麻諸族

降戶五萬

城蘭州遇

賊數萬於

女遮谷登

山逆戰敗

退伏壘中

半夜遁去

授諸天都

山焚南牟

屯沒烟凡

師行百日

轉鬪千里

始入塞授

邊事持議

不苟合初

在德順或

議城錢南

授曰地阻

大河糧道

不濟非萬

全計也役

即止師征

靈武詔令

援高遵裕

即條上進

退利害甚

切歷進步

軍副都指

揮使威武

軍節度觀察

留後元祐

三年遷武

泰軍節度

使殿前副

都指揮使

肅威以保

康節度知澤

州提舉上

清太平宮

復使殿前

堯年六十

七贈開府

儀同三司

諡曰莊敏

子履

履東華從

戎授之降

木征也履

護送至京

得閤門祇

候歷熙延

渭秦四路

鈐轄知鎮

戎軍及其

父時已官

四方館使

吉州防禦

使矣以事

宣房州起

爲西上閤

門副使熙

河都監又

賣右清道

率府率監

峽州酒稅

元符初遷

還其官以

熙河蘭會

都鈐轄知

蘭州詔同

王瞻取青

唐與姚雄

合兵討曉

羌屢羅結

將李忠戰

敗羅結大

集衆宣言

欲圍青唐

履雄將至

羌死陣以

待勢甚威

服叱軍士

納弓於囊

拔刀而入

羌怙衆穴

殊死闘衆

將陳迪王

事輩皆反

走履獨駐

馬不動有

倉青袍白

馬突而前

手劍擊履

麾下王拱

以弓格之

僅免復繞

出履背欲

斷軍爲二

別將高承

年率所部

力戰數十

合羌退衆

勝圍蘭宗

堡弗能拔

日暮收兵

入營羌宵

潰明日縱

兵四掠焚

其族帳而

還既而阿

章叛詔履

與种朴過

河討蕩辭

以兵少朴

遂陷錢履

前功擢龍

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

成州團練

使知慶州

徙渭州進

捧日天武

都指揮使

是後史失

其傳子傳

在叛臣傳

王君萬秦

州寧遠人

以殿侍爲

秦鳳指揮

使王韶開

邊青唐大

會俞龍珂

歸國獨別

羌新羅結

不從經略

使韓縝期

諸將一月

取之君萬

詐爲獵者

逐禽至其

居稍相親

狎與同獵

乘間擣之

墜馬斬首

馳歸以獻

甫及一月

積功得閤

門祇候王

師定武勝

首領藥廝

逋邀劫于

闐賈物帥

師討焉君

萬出南山

履險略地

羌潛伏山

谷間忽一

騎躍出橫

矛將及君

萬亟側身

避之回首

奮擊斬以

徇其衆驚

號相率聽

命所斬乃

藥廝逋也

復破北關

南市功最

多擢熙河

路鈐轄進

領英州刺

史達州團

練使賜絹

五百洮西

羌叛圍河

州君萬請

於王韶以

爲南撤宗

城小而堅

羣勇所聚

若併兵破

之圍當自

解詔用其

計果果解

累官客省

使爲副總

管坐貨結

羅錢數萬

緡爲轉運

使孫迥所

糾貶秩一

等討西山

鐵城有功

復故官職

君萬想孫

迥使番官

木舟訟之

輒于秦鳳

又貶爲鳳

翔鈐轄籍

家貨償逋

遂以憤卒

子瞻瞻始

因李憲以

進立戰功

積官至皇

城使領開

州團練使

元符中知

河州熙帥

鍾傳以冒

白草原實

獄治于秦

詔轉運使

張詢諭諸

將得自首

瞻具伏詐

州贈欲以功贖過乃密書取青唐之策遣客詣章惇言狀惇下其事於孫路路以爲可取贈遂引兵趣邈川路知路校槍難制使總管王熙統軍而以贈副贈爲前鋒度河先下龍朱黑城忌懸分其功給之曰屢食畢乃發懸信之夜半贈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據府庫徑上捷書不以白軍府懸過午始至以事訴於路路亦怒顧以兵柄付懸而留贈屯邈川宗哥會合欲脚求內附贈遣將王詠率五千騎赴之既入而贈先變詠馳告急王厚使高永年救之乃克贈與懸交訟又訴路指畫相違惇主贈而不直路曰首謀者贈也路欲掩其功故抑贈乃從路河南罷懸統制以胡宗回爲帥時贈征已來降青唐成將惟心牟欽貳父子百餘人在贈不即取二羌遂迎漢巴溫之子龍撈入守始孫路乞先全邈川及河南北諸城然後進師贈怒路因言青唐不煩大兵可下而路逗遛失機會聖宗回至乃云夏人謀攻邈川當爲守備青唐未可取宗回責其反覆日夜督出師遣使威以軍法且聲言欲使王熙代將贈懼急進攻龍撈及心牟等皆出降贈入據其城詔建爲鄯州進贈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知州事黃履謂實難乃拜維州團練使爲路鈴轄贈縱所部剽掠羌衆攜貳心牟等結諸族懷謀復青唐其在山南者先發贈遣將李賓領二千騎掩襲心牟以下自守西城與羌鬪賓踰南山入保教谷討蕩羌戰敗奔北四山皆空贈戮心牟等九人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初贈驅諸酋籍勝兵者淫其臂無應者鑊羅結請歸師本路爲唱贈聽之去遂嘯集外叛以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來援圍始解已而王吉魏劍朴相繼敗沒將士無氣書聞帝震駭於是轉運使李諫奏希甫劫贈盜取二城財物因此致變又殺心牟欽貳以滅口曾布言贈創造事端以生邊害萬死不辜諫詔貶右千牛將軍房州安置言者論之不已熙河又奏青唐諸族結歸入骨體日圖報復樞密院乞斬贈以謝一方詔配昌化軍行至縷縣而縊崇寧初蔡京入相錢適訟贈功及王厚平鄯廓於是追贈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除其子孫通事舍人

張守約字希範濮州人以蔭主原州戡原堡招羌酋水令通等十七族萬一千帳爲廣南走馬承受公事嘗僭寇之後二年四詣關陝南方利害皆見納用歐陽修爲其有智略知邊事權知麟州嗣將吳儀恃險爲邊患捕誅之修復薦守約可任將帥爲定州路駐泊都監從崇寧居職六年括生羌陳土千頃以募射手築砦石堡甘谷城第功最多夏人萬騎來寇守約適巡邊與之遇不解鞍爾兵五百逆戰衆寡不侔勢小卻夏人張兩翼來守約挺身立陣前自節金鼓發彊弩殲其酋敵遂退神宗開拓熙河召問曰王韶能辦事否對曰以天威臨之當無不濟但重耗中動效願恐不宜侵逼因請名古渭爲軍以根本龍右帝從之建爲通遠軍加通事舍人熙河鈴轄仍統秦鳳羌兵駐通遠河州羌率衆三萬屯干教欲復舊地守約度洮水擊破之取粟食軍羌老弱畜產走南山左右欲邀之云可獲萬萬守約曰彼非敢迎戰逃死耳輒出者斬鬼章圍岷州守約提敢死士鳴鼓張幟高山上賊驚顧而遁遂知岷州降其首領千七百人遷西上閣門使知鎮戎軍徙環州募家族頗便難制搖動種落勸兵討擒之餘通入夏國守約駐師境上檄取不置居數日械以來斬於市從征靈武至清遠軍言於高遵裕曰此去靈州不三百里用以前軍先出直擣其城今夏人以一方之力應五路之師橫山無人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若裹十日糧疾馳三日可至軍無事矣又勸高遵裕令士衆護糧餉以防抄掠不聽果以敗還守約有捍海南鹹平之功亦不錄進爲環慶都鈴轄知邠州徙涇原鄜延秦鳳副總管領康州刺史夏人十萬屯南牟畏其名引去知涇州涇水營桑城每春必增治隄堰費不貲適歲饑罷其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歉歲勞民甚於河患吾且徐圖之河神祠故在南壩橋而遷諸北以殺河怒一夕雷雨明日河徙而南其北遂爲沙磧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召還道卒年七十五守約典七州皆有惠愛可紀神宗嘗謂武臣可任者以燕達劉昌祚姚麟王崇極劉舜卿等對其後皆爲名將時稱知人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以供奉官爲府州巡檢韓琦薦其材加開門祗候麟府駐泊都監熙寧討夏國文郁敗之吐渾河其將香廬夜遣使以劍爲信欲舉衆降許之旦而至與偕行衆情忽變謀以出文郁擊之連奔二十里據險大戰矢下如雨文郁徐引度河謂吏士曰前達覆敗後背天險韓信驅市人且破



趙況爾曹皆百戰勝勇邪士感奮進擊夏人大潰降其衆二千運通事舍人夏人踰屈野河掠塞上元郁追至長城堡盡奪所掠而還神宗召見問曰向者招納香塵羣議不一其爲朕言之對曰此乃致敵上策使未能多爾並邊生羌善馳突誠鄉導僅能撫柔之所謂以外夷而攻外夷也帝於是決意招納多獲其用知文郁善左射并招其子弟開肆殿庭文郁九發八中詔官其二子知鎮戎德順軍預定洮河運左驤副使知離州夏衆隨後襲敗之部使者勅爲生事奪郡印未幾爲熙河將李憲討盡武文郁得羌戶萬餘運路鈐轄夏人圍蘭州已奪兩關門文郁募死士夜縋而下持短兵突賊即掃營去擢東上閣門使知蘭州諜知夏人將大入清野以俟果舉國趨蘭州文郁棄城棄之殺傷如積圍九日而解收其尸爲京觀加榮州團練使以捧日天武都指揮使爲副都總管以殿前都虞候知河州築安西城金城關進秦州防禦冀州觀察使卒年六十

六

周永清字肅之世家豐州州陷祖美歸京師永清以蔭從仕宰相龐籍言其忠勇加閣門祗候押時服賜夏國至宥州夏人受賜不跪詰之悉而跪運通事舍人渭州鈐轄渭兵勁而陳伍不譁永清訓以李靖法帥衆挺嘉其整圖上之詔推於諸道知德順軍夏衆入寇擊擒其酋呂效忠又募勇士夜馳百里擒賊巢穴斬首三百級俘數千人獲橐駝甲馬萬計城中無知者並營築地三百里益耕不可禁永清拓籍數千頃置射士二千聲聞敵廷降者引入帳下待之不疑多得其死力徙秦鳳鈐轄河北沿邊安撫副使知代州契丹無名求地朝廷命韓維分畫永清貳萬入對言疆境不可輕與人臣職守土不願行國連之復上章陳利害竟以母病辭歷高陽關定州涇原路鈐轄知涇州保州又爲定州路副總管終東上閣門使

劉紹龍字及之保安軍人世爲諸族巡檢父懷忠官內殿崇班閣門祗候元昊叛厚以金幣及王爵招之懷忠毀印斬使洎入寇力戰以死紹龍能右班殿直賜以名爲軍北巡檢擊破夏右樞密院黨移實數萬衆於順寧夏人圍大順城紹龍爲軍餘毀其柵至秦王川遇擊於長城嶺順寧中又敗夏人於破欄川

皆策功最累遷洛苑使英州刺史鄜延兵馬都監舊制內屬者不與漢官齒至是悉如之仍以其子襲故職元豐西討召諸國神宗訪以計對曰師旅遠征備恃不繼爲大患若俟西成後因糧深入乃可以得志帝以爲然命統兩軍進討紹龍世世邊將爲敵所忌每設疑以聞之帝獨明其不然手詔云紹龍戰功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爲間害之計耳紹龍捧詔感泣嘗坐議遠討按敵卒無實守邊四十七年大小五十戰以皇城使開州團練使卒

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爲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死好水川錄光祖爲供奉官閣門祗候熙寧中同提點河北刑獄改沿邊安撫都監進副使界河巡檢趙用援北邊契丹以兵數萬壓境進梓橋如欲度者光祖在舟中對其衆盡徹戶牖或謂契丹方陣而以單舟臨之如不測何光祖曰彼所顧者信番也其來欲得趙用耳避之則勢張吾死不足塞責已而契丹欲相與言光祖即命子襄往兵刃四合然語唯在用襄體機折塞之其將蕭禧遽揮兵去且邀襄食付所戴青羅泥金笠以爲信卽上之時已有詔罷光祖矣吳充曰向非光祖以身對壘又使子冒白刃取從約則事未可知宜賞而黜何以示懲勸乃除其定鈐轄徙梓潼渝探叛詔罷本安撫而命內藏庫使楊萬成都鈐轄賈昌言梓潼都監王宣與光祖同致討皆受本節度本疑光祖不爲用分三道進師使光祖將後軍出黃沙坎北殺日已暮士以杖索塗相挽而前夜半抵絕頂質明襟望見大敵一鼓而潰萬等困於松懸又亟往援出石門敗其險從騎兵先登襲賊賊舍去光祖夜泊松嶺上旦始遇萬等與俱還本愧謝上其功第一吐蕃圍茂州光祖領兵三千會王中正破竊宗嗣賊據石鼓村扼其半道中正召諸將問計光祖獨請行既抵石鼓擣賊兵分數吐蕃背出其不意皆驚遁遂會中正于茂糧夷乞第殺王宣詔從韓存實討之軍于梅嶺夷數萬衆出駐落簡樓欲老我師霖雨不止光祖勸存實早決戰不聽林廣至復從征焉其巢窟積功至四方軍使知瀘州置慶南安撫使俾兼領邊事聽願決運客省使嘉州刺史歷涇州東定州路副總管卒

李浩字直夫東萊縣人徙西河浩善導運兵法以父定監從軍破賊魯

城陷元領兵戰實堡川殺大首領訛草多移斬首千三百餘級積官供備庫副使廣西都監夏西北疆事者安邊策謁王安石安石言之神宗召對改管幹麟府兵馬未行又從章惇於南江引兵由三路屯鎮江入遂州討舒光貴破盤口權下天府會于洽州入懿州會田元猛元蒞合結於拒官軍浩分兵擊之役結降元猛元蒞遠城懿州進討黔江權復城黔江俘上其功謂不當與他將比權引進副使熙河鈐轄李憲討山後羌浩將右軍至合龍嶺會戰遣降羌乞囉經騎突敵慢俘其酋冷錫朴李密徽誠三千還東上閣門使爲副總管知河州安撫洮西五路大舉浩將前軍復蘭州還引進使蘭州防禦使知蘭州兼熙河逕原安撫副使坐西關失守及報上不實再貶秩旋以戰戰囉尼并連立功復之哲宗即位拜忠州防禦使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軍都虞候進黔州觀察使歷鄜延太原采興環慶路副都總管再知蘭州卒贈安化軍留後

和城字勝之濮州鄆城人選隸散直爲德順軍指揮使凡五年數扞敵被重創十餘知軍事劉兼濟以兄平敗沒執送京師并逮其家城慰安調護爲高金帛他所密告兼濟勿以家爲恤平冤既伸兼濟獲免家賴以全定川之役將曹使喪所乘馬城輟騎與之且戰且行與俱免狄青南征使部騎兵爲前鋒青駐賓州十日以怠寇既乃倍道兼行城以兵疲於險利在速戰即日度關鑿賊歸仁驛孫節死城引騎血戰繞出賊後遂敗之師還張破賊陳形於殿廷仁宗拊勞擢文思副使權廣西鈐轄改秦鳳廣西以警事乞留秦州亦請之詔留廣西累歲徙逕原召對議者謂交州可取城感言有害無益願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數曰卿實直如此乃知兩路爭鋒爲不輕矣進帶御器械渭州鎮帥王廣淵命吏嚴給城曰救之無術是殺之耳廣淵以委城城擇地營居養視有法所活以萬數安南入寇復徙廣西累遷臺城使昭州刺史撫水蠻羅世念犯宜州守將戰死城提步騎三千進討方暑晝夜趣兵至懷遠寨曰此要害之地得之則生或曰奈何背龍江邪笑曰是所以生也因示驍騎之營果大至城選將迎敵戒以遇之則走誘至平坂列八陣以待之張疑兵左右山上營登樓望見始大驚城分騎翼其旁自被甲步出爲衆士先殊死戰蠻大敗世念率酋黨四千八百內

附遂以樂州團練使知宜州遷西上閣門使知邕州以老請還除高陽關副總管歷承興軍路召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至步軍都虞候卒年八十贈寧州防禦使城老於爲將以恩信得邊人心嶺南珍貨一無所蓄邊吏欲希功造事皆憚不敢發或巧爲譏報啓覺亦必折其姦謀故所至無事士大夫稱之

子諤以蔭爲河北副將累官至右武大夫威州刺史知雄州上制勝強遠弓式能破堅於三百步外邊人號爲鳳凰弓進相州觀察使在雄十年頗能偵敵重賞攻燕召諤計事悅之分麾下兵俾以副統制從种師道軍于白溝旬有二日而退追兵至北風大雨電師不能視契丹以背盟譴責薄暮始得還於是實以契丹尙威未可圖勸諤候不實貶濠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諤始與取燕之謀見事勢浸異則又以爲不宜取故平燕肆救獨不得還後復官卒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紀人熙寧中試射殿庭異等補官數從軍累轉權實使爲逕原將夏人謀犯天聖些渭帥檄諸將會兵約曰過某日賊不至即去仲武操得的期乞緩分屯帥不樂但留一將及仲武軍如期而敵至力戰却之還皇城使熙河都監復湟川進東上閣門使知河州吐蕃趙懷德復阿章衆數萬叛命仲武相持數日潛遣二將領千騎扣其營戒曰彼出勿與戰亟還伏兵道左二將還果果追之遇伏大敗斬首三千級復西寧州未幾懷德阿章降累進客省使樂州防禦使副高永年西征仲武欲持重固壘永年易賊輕戰遂大敗仲武引咎自劾坐流嶺南命未下與夏人戰傷足朝廷聞之貸其罰以爲西寧都護意實招撫羌王子藏征僕哥收積石軍遣仲武計事仲武曰王師入羌必降或退伏巢穴可乘其便但河橋功力大非倉卒可成緩急要預辦耳若果命待報應失事機實許以便宜僕哥果約降而索一子爲質仲武即遣子錫往河橋亦成仲武帥師渡河與歸實掩其功仲武亦不自言徽宗遣使持錢至邊賜獲王者訪得仲武召對帝勞之曰高永年以不用卿言失律僕哥之降河南綏定卿力也問幾子曰九人遂命以官錫閣門祗候仲武知西寧州徙渭州召爲龍神衛都指揮使復出熙州秦州遷步軍副都指揮使熙州劉法死又以熙州都統制攝之歷拜徐州觀察使保靜軍承宣使瀘川軍節度使以老提舉明道

官再赴嘉州卒于官年七十三贈檢校少保諡曰威肅子純別有傳

曲珍字君玉龍千人世爲善姓實元康定間夏人入寇珍請父糾集族黨之敵不敢犯於是曲氏以材武長雄邊關珍好馳馬試劍嘗與叔父出塞獵獵卒遇夏人陷其國中馳驅大呼衆獲得出獵叔不至復持短兵還決關遂俱脫衆鳳都鈴轄劉溫潤奇其材一日出寶劍令曰能射一鏃於百步外者與之諸少年百發不能中珍後至一矢破之從溫潤城古覆與衆戰先登陷陳爲總傳城監押提孤軍拒寇斬其大酋加開門祗候有功旌旆西還內殿樂班郭達趙高南征爲第一將進自右江撫接廣原三州十二縣降僑守已下百六十人老稚二萬六千口是行也功最諸將還西院使便得疾與還京師神宗遣使臨問少間令人對珍念二帥不和睦上問必及之言之必行曲直將何以對乃以餘疾未平爲解帝復使使勞賜之弓劍鞍勒令有司錫其鄉俗賦權應鈴轄進副總管從神宗攻金湯永平川新二千級累遷客省使拜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府都指揮使徐禧城衆珍以兵從版築方興羌數十騎濟無定河視役珍將進殺之禧不許讓言夏人衆兵甚急珍請禧還米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禧復求珍白敵兵衆甚公宜還處內權禧將從戰禧笑曰曲侯老將何怯邪夏兵且濟珍欲乘其未集擊之又及攻城急又勸禧曰城中井深泉蓄士卒渴甚恐不能支宜乘兵氣未衰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據要地奈何棄之且爲將而奔衆心搖矣珍曰非敢自愛但敢使臣同沒于此禧尋固耳數日城陷珍縋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坐貶皇城使帝察其無罪諭使自安養以圖後效元祐初爲環慶副總管夏人寇逐原號四十萬珍據慶龍三百里破之曲律山俘斬千八百人解其圍進東上關門使忠州防禦使卒年五十九珍等撫士卒得其死力雖不知書而忠朴好義本於天性

劉開字靜叔青州北海人以拳力爲軍校從延州軍出塞遇敵矢貫左耳戰不顧衆服其勇從文彥博討貝州次城下華蓋欲登賊以曲戟鉤其甲開裂之而墜者欲穿地道入開曰穴地積土賊且知之城瀕河若盡盡土而夜投諸河宜無知者彥博以爲然穴成開持短兵先入衆始從遂登陣引繩而上還明師

舉人貝州平功第一擢虎翼指揮使累遷宣武神衛都指揮使昭州刺史辰州團練使轉鋒宣撫陝西詔開自河東爲將角至鐵冶澤夏人大集衆懷開自殿後率銳搏戰飛矢蔽體不爲却敵解去爲冀州駐泊總管河水漲隄防墊急開請郡守開青楊道口以殺水怒其敢任其責開將往擇決水退冀人賴之以左金吾大將軍致仕卒年八十五

郭成字信之德順中安堡人也從軍得供李官王師建武成將逐原兵擊破夏人於懷德至城下有衆乘白馬馳突陣前大將劉昌祚曰誰能取此者成躍馬其首以獻進秩四等朝廷築平夏城置將戍之又環以五堽清帥章彥問可守者於諸將皆曰非郭成不可遂使往守夏人悉失地空國入爭謀曰夏平視諸壘最大郭成最知兵遂自沒煙峽連營百里飛石激火晝夜不怠成與折可適議乘隙深入以萬騎翼道並進遂得阿壠都遣二大酋提關進雄州防禦使逐原鈴轄徵宗詔諸軍并力築綠戎懷戎二堡成獨當合流之役暴露雪中感疾卒帝悼之甚賜以金帛官其子增成輕財好施名震西鄙既沒廉訪使者王孝端白於朝帝手書報曰郭成盡忠報國有功于民宜表祀典榜其廟曰仁勇云子浩紹興中爲西邊大將至節度使

夏崑字民瞻開封人少時善騎射慨然數曰大丈夫生世要當自奮揚名顯親可也遂起家從戎神宗選材武以爲內殿承制慶州嘉原堡都監林廣討遼夷祥將前鋒又爲河東將敗西夏兵於明堂川累功轉莊宅副使遷路監紹聖中夏兵數萬圍麟州神堂營甚急崑以數百騎往援令其下曰國家無事時不惜厚養汝輩正以待一旦之用耳今力雖不敵吾誓以死報衆感厲即循屈野河行且五里據北擲坡上矢殲其酋衆駭潰皆宗嘉歎賜以袍帶知皇城使威州刺史遷路鈴轄崑在兵間二十年有智略能拊御士卒所鄉輒勝時以夏將入對留權龍神衛四府都指揮使遷步軍都虞候遂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二贈雄州防禦使

張瑋字成伯亳州鄆陽人初隸皇城司御龍驤補供事官爲利文州都巡檢使邊夷歲鈔省地瑋不與校至反還之物留久乃去瑋惡其貪暴無已瑋某死



士時其來掩襲幾有司動生事神宗壯之不問荆湘將領拓模地策九城重兵鎮守又破蠻於大田歲中三運結萬衆乘舟屯托口追黔江城時守兵才五百人情大恐整伏其半於托口旁戒曰須吾旦度金斗應聲則謀而前及旦率其半陣聲連旗鼓奔流急趨賊望見大笑賊整伏發前使合衆人殊死戰賊將投江中殺獲不可計爲廣西鈐轄坐殺降捕責監江州酒稅復爲涇原真定京東環慶鈐轄整肅軍政明哲宗嘗訪於輔臣召之對權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幹馬軍司卒官至威州刺史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也從軍爲小校隸劉昌祐至靈州遇敵中矢拔鐵復戰以功賜金帛從征安南次富良江諸將猶豫未進蘊妻妻先濟衆隨之營邏走使巫被髮登崖爲厭勝蘊射之應弦而斃一軍隨謀歷京西涇原將知綏德懷寧順寧軍等六城儲粟至三十萬斛將兵取賓州破夏人於大吳神流堆賓州監軍引鐵騎數千趨松林堡蘊諷知之頗兵長城嶺以待戒諸部曰賊遠來氣盛少休必困因而擊之必捷果以勝歸夏人寇順寧蘊置伏歷中約呼則起俘斬數百人獲馬械甚衆累遷皇城使榮州刺史成州團練使通州防禦使開德河陽馬步軍副總管顯慶皇后母自鄭氏再遷蘊徵宗屢欲以恩進其官輒力辭不敢受人以爲實卒年七十二贈感德軍節度使諡曰榮毅

王鳳字澤之開封人以善射入羽林神宗聞衛士挽強中的且偉其貌補供備庫副使爲河州巡檢夏羌寇蘭州鳳據城下中兩矢拔去復關意氣彌厲還涇原將營壘出萬里嶺士饑欲食鳳倍道兼行衆洶洶已而遇敵數萬引兵先入壁井甯皆具諸將始服光扣壁願見鳳單徑出過與語一夕光引去皆宗召見左右曰光帝時備衛人皆傑異如此當爲龍神衛都指揮使還馬軍都虞候契丹使來臨問使者問鳳鳳原主王將將得無是乎鳳曰然射三發皆中使以下相視皆驚鳳出爲涇原副都總管并護秦渭延熙四路兵城西安築臨光天都十餘處光固平夏諸校欲出戰鳳曰賊偵圖遠寇難以爭鋒宜以全制其敵彼野無所掠必摧摧而過伏必敗乃先行萬人擊伏光既退師果大捷鳳奏立以衛州防禦使徙熙河改知渭州指揮地二萬三千頃分予衛士耕

屯爲三十一部以省餽餉遣臣獻車戰議帝以訪鳳鳳曰古有之備藉處角今相去益遠人非所習恐緩急難用夫操不習之器與敵周旋先自敗耳帝善其對遂馬步軍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使嘗汰禁卒數十人樞密請命都承旨覆視鳳言朝廷選三帥付以軍政今去數十元卒而不足信即其他無可爲者帝立爲罷之贈鳳苦龍賜居宅又賜城西地爲園囿屬疾以檢校司徒致仕嘉年六十二贈開府儀同三司

楊應詢字仲謀重慶皇后族孫也歷知信安保定軍州塘藥之閒地沮洳水潦易集居人浮板以濟應詢增隄防爲長衝濬其旁以泄流民利賴之爲河北沿邊安撫使徽宗以歸信容城兩縣弓手爲契丹所擄欲增爲千人或恐生事應詢曰吾欲備他盜彼安能禁我卒增之知雄州朝廷多取西夏地契丹以烟煙爲言遣使乞還之不得擁兵並塞中外惴疑應詢曰是特爲虛聲嚇我耳願治兵積果示有備彼將聞風自戢明年果還兵復遣其相臣蕭保先牛溫舒來請詔應詢逆于境既至帝遣問所以來應詢對願固守前議尋兼高陽關路鈐轄邊人捕得北盜呂鐵兒契丹謂略執平民有詔使縱釋應詢言吾知執盜耳因其求而遂與之是示以怯也不與遂質我民固索之應詢以達詔貶秩再遷洋州觀察使入提舉萬壽觀館契丹使當賜柑而實未至有司代以他物使不受應詢以言折之乃下拜復爲定州真定大名副都總管卒年六十三贈昭化軍節度使諡曰康理

趙隆字子漸秦州成紀人以勇敢應募從王韶取熙河大將姚麟出戰被重創謂曰吾渴欲死得水尚可活時已暮有泉近賊營隆獨身潛往漬衣泉中賊覺隆且戰且行得婦持衣裂水以飲麟乃寢又從李憲破西市師討鬼章外河諸羌皆以兵應之隆率衆先至至其橋鬼章失援乃成擒爲涇原將戰平夏川功最多崇寧中鈐轄熙河兵將前軍出幾川復復都磨夏人寇涇原詔熙河深入分其兵無令專鄉東方師至鐵山隆先登士皆殊死戰夏人解去召諸將徵宗慰勞之曰鐵山之戰卿力也重賞與論燕雲事隆極言不可實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最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起靈萬死不足

謝實實知不可奪。白以知西寧州充隴右都護。充豪信服。十二種戶三萬六千。願屯內地。師劉法西討。隆以奇兵襲羌。羌潰。城震武。遷温州防禦使。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仍爲本道馬步副都總管。卒。贈鎮潼軍節度使。命詞臣制碑。帝篆額曰旌忠。

論曰。有國家者。不可忘武備。故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而猶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歎。然所貴爲將領者。非取其武勇而已也。必忠以爲主。智以爲本。勇以爲用。及其成功。雖有小小之殊。俱足以尊主庇民也。苗授策。鎮南之不可城。屢不肯討。阿章。永清不以地與敵。文郁撫納香崖。紹能之忠勇。珍之忠朴。好義。光祖應詢。明於料敵。守約及整。御衆嚴明。斌浩之善戰。嵩恩之善射。聞之出則先登。入則殿後。其材雖殊。其可以任奔走禦侮之責於四境。則一也。成以捍衛邊陲。服勤致死。明詔褒飭。廟食一方。宜哉。君萬挾誣報怨。瞻校譎喜功。國有常罰。父子請死。亦宜也。就首取燕終變其說。既黜旋復。爲失刑矣。至若仲武敗則引咎責己。勝則不自言功。隆不敢啓。豐干賞。蘊甘分而辭榮。有士君子之行焉。尤武士之所難能也。

宋史卷三百五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

趙挺之

張商英兄唐英

劉正夫

何執中

鄭居中

張康國

朱諤

劉達

林據

管師仁

侯蒙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進士上第熙寧建學選教授登樓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即位賜士卒緡錢郡守貪者不時給卒怒譟持白挺突入府守趙避左右盡走挺之坐堂上呼問狀立發庫錢而治其爲首者衆即定魏境河屢決議者欲徙宗城縣轉運使檄挺之往稅挺之云縣距高原千歲矣水未嘗犯今所遷不如舊必爲民害使者卒徙之財二年河果壞新城漂居民略盡召試館職爲秘閣校理遷監察御史初挺之在德州希憲行市易法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蘇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劾奏軾草麻有云民亦勞止以爲誹謗先帝既而坐不論蔡確通判徐州俄知楚州入爲國子司業歷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使遂逐主書有疾不親宴使近臣卽館享客比歲享乃在客省與諸國等挺之始爭正其禮徽宗立爲禮部侍郎哲宗附廟議遷宣祖挺之言上於哲宗兄弟同一世宣祖未嘗遷從之拜御史中丞爲欽聖后陵儀仗使會布以從事聯職知禁中密指論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祐諸人不遺力由吏部尚書拜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侍郎時蔡京獨相帝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既相與京爭雄陳其姦惡且請去位避之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留京師乞歸青州將入辭會彗星見帝默思咎徵盡除京諸黨罷京召見挺之曰京所爲一如卿言加挺之特進仍爲右僕射京在崇寧初首與邊事用兵連年不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隙一開禍孽不解兵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恤物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已而京復相挺之仍以大學士使佐神觀未幾卒年六十八贈司徒諡曰清獻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長身偉然姿采如峙玉質氣傲儼豪視一世調通州主簿渝州蠻叛說降其酋辟知南川縣章惇經制夔夷狎侮郡縣吏無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商英足抗之檄至夔惇詢人才使者以商英告卽呼入同食商英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爲上客歸薦諸王安石因召對以檢正中書樞密房權監察御史臺獄失出劫盜樞密檢詳官劉奉世較之詔糾察司劾治商英奏此出大臣私分願收還主柄使耳目之官無爲近臣所脅神宗爲置不治商英遂言奉世庇博州失入囚因撫院吏徇私十二事語侵樞臣於是文彥博等上印求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更十年乃得館閣校勘檢正刑房商英嘗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塔王爲之所業示之重繳奏以爲事涉干請實監赤岸鹽稅哲宗初爲開封府推官屢詣執政求進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卽議變更得爲孝乎且移書蘇軾求入臺其庚詞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語呂公著聞之不悅出提點河東刑獄連使河北江西淮南哲宗親政召爲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己極力攻之上疏曰先帝威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所建明中書之所勸當戶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論列詞臣之所作命無非指撝扶揚鄙薄嗤笑窮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青日明誅實未正願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竊揭以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遂論內侍陳衍以搖宣仁至比之呂武乞追奪光公著贈諡仆碑毀冢言文彥博背負國恩及蘇軾范祖禹孫升韓川諸人皆相繼受譴又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觀望憚聞以險語激怒當世概類此惇燾交惡商英欲助惇求所以傾燾者陽瞞民蓋氏養子漸先爲祖母所逐以家資屬其女經元豐訴理不得直商英論其冤導漸使遞執政及詣御史府許燾姻家與蓋女爲道地哲宗不直商英從左司員外郎既與漸交關事皆置責蓋江寧酒起知洪州爲江淮發運副使入樞工部侍郎遷中書舍人謝表

歷抵元祐諸賢家益畏其口徽宗出爲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州崇寧初爲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蔡京拜相商英雅與之善適當制過爲褒獎尋拜尙書右丞轉左丞復與京議政不合數貶京身爲輔相志在逢君御史以爲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司馬光祭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則籍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兩州大觀四年京再逐起知杭州過關賜對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留爲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頃之除中書侍郎遂拜尙書右僕射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同異更稱爲賢徽宗因入望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二字賜之商英爲政持平謂京雖明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爾於是大革弊事改當大錢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徽宗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昇升平樓戒主者過張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過則如初楊戢除節度使商英曰祖宗之法內侍無至團練使有勳勞當陞則別立昭宣宣政諸使以寵之未聞建旄鉞也乾持不下論者益稱之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爲先於公坐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何執中鄭居中日夜譖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貳之惠州有郭天信者以方技隸太史徽宗潛邸時嘗言當履天位自是稍睦寵之商英因僧德洪客彭几與語言往來事覺鞠于開封府御史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旋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天信亦斥死京遂復用未幾太學諸生誦商英之冤京懼乃乞令自便繼復還故官職宣和三年卒年七十九贈少保商英作相適承蔡京之後小變其政管鑄者易爲食故蒙忠直之名靖康變奏司馬光范仲淹而商英亦贈太保紹興中又賜諡文忠天下皆不謂然兄唐英

唐英字次功少攻苦讀書至經歲不知肉味及進士第翰林學士孫抃得其正議五十篇以爲馬周魏元忠不足多肅試賢良方正不就調數城令縣圖歲睦喜皆種與民還其陳復配賣取息雖嘗指爲富饒唐英至空其園植千株柳作

柳亭其中聞者咨嘆英宗繼大統唐英上謹始書云爲人後者爲子懼他日必有引漢定陶故事以戒震聽者顧杜其漸既而議果起帝不豫皇太后垂簾又上書請立賴王爲皇太子神宗卽位知其人權殿中侍御史入對帝問何向衣綾對曰前者固得之回授臣父帝嘉其孝賜五品服帝方厲精圖治急於用人唐英言知江寧府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陛下左右又論宗室祿多費鉅宜以服爲差殺天下苦差役不均盡思所以寬民力代民勞者其後略施行帝方欲用之以父憂去未幾卒唐英有史料書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濬杭行于世

劉正夫字德初衡州西安人未冠入太學有聲與范致虛吳材江嶼號四俊元豐八年南省奏名在優選而犯高魯王諱凡五人皆當黜宣仁后曰外家私諱頒未久不可以妨舉士命寬末級久之爲太學錄太常博士母服闋御史中丞石豫薦之召赴闕道除左司諫時方究蔡卽獄正夫入對徽宗語及之徐引淮南尺布斗粟之語以對帝感動解散其獄待蔡王如初他日謂正夫曰兄弟之間人所難言卿獨能及此後必爲公輔又言元祐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中其說傳信萬世遂詔刊定而以起居舍人爲編修官不閱中書舍人進給事中禮部侍郎蔡京據相位正夫欲附翼之奏言近命官纂錄紹述先志及施行政事願得陳力其間詔俾閱詳焉京罷正夫又與鄭居中陰援京憾劉達次骨而達善正夫京雖賴其助亦惡之因章鉉鑄錢獄辭及正夫時使遠還京諷有司追逮之帝知其情第貶兩秩京又出之成都入辭留爲翰林學士京愈不能平謀中以事作春宴樂語有紫宸朝罷衣閑之句京黨張原國密白帝曰衰衣豈可閑竟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召爲工部尙書拜右丞進中書侍郎太學諸生習樂成京欲官之正夫曰朝廷長欲人材規爲時用而使與伶官齒策名以是得無爲士子羞乎東封儀物已具正夫請間力陳不可帝皆爲之止益喜其不與京同政和六年擢拜特進少宰才半歲廢疾三上章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病小愈丐東歸詔與至內殿長子阜民夜入坐從容及燕雲事曰臣起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然兩朝信誓之



久四海生靈之衆，願深留聖恩，明日從節安靜軍，起充中太一宮使，封康國公。將行，賜之詩及硯筆圖畫藥餌香茶之屬甚厚。正夫獻詩謝帝，又屬和以榮其歸。至盱眙病亟，命子弟作遺牘，自書留神根本，深戒持盈八字，遂卒。年五十六。贈太保，諡文憲，再贈太傅。正夫由博士入都，嗣致宰相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性吝嗇，惟恐不足於時。晚年築第杭州萬松嶺，以建閣奉御書爲名，悉取其旁軍營民舍，議者譏之。帝眷念不衰，以早民爲兵部侍郎，少子阜民徵獻閣待制。何執中，字俗通，處州龍泉人。進士高第，調台亳二州判官，毫數易守，政不治，會鞏至，頗欲振起之。顧諸僚無可仗信者，執中一見合意，事無纖鉅，悉委以副決。有妖獄久不竟，株連寢多，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爲師張角諱耳。即扣頭引伏，將之奇使淮甸，號疆明。官吏望風震懼。見執中喜曰：一州六邑，賴有君爾。知海鹽縣，爲政識後先，邑人紀其十異。入爲太學博士，以母憂去。寓蘇州，比隣夜半火，執中方索居，連連不能去，拊柩號慟，善與俱焚，觀者悲其幸而危，其難有頃火，卻柩得存。紹聖中，五王就傳，選爲記室，轉侍講，端王卽位，是爲徽宗，超拜寶文閣待制，遷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部吏部尚書，兼侍讀，四選案籍，更多藏千家，以舞文取賄。執中請置庫架閣，命官莅之，是後六曹皆倣其法。蔡京籍上書人，定爲邪等，初無朝覲及入都之禁。執中申言之，且請任在京職秩者皆罷，遣辟雍成，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大爲士論所貶。崇寧四年，拜尚書右丞，大觀初，進中書門下侍郎，積官金紫，光祿大夫，一意謹事。京三年，遂代爲尚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爲非法，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臍府受珍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實錄舉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實元，是猶以蚩蚩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初，賜第信陵坊，以爲後監，更徙金順坊甲第，建嘉會成功閣，帝親書鉅額以示寵。執中與蔡京並相，凡營立皆預議，略無所建明，及張商英任事，執中惡其出己上，與鄭居中合擠之。陳瓘

在台州，執中起遷人石，恍知州事，使脅取尊亮集謀，必死，死，執中怒，罷執政和二年，大長公主薨，罷上元端門觀燈，執中言：不宜以長主故開衆情，願特爲徙日，以昭與民同樂之意。帝重逆其請，爲申五日期，用提舉修哲宗史紀，恩加少保，入宴太清樓，錫白玉帶，會正宰相官名，轉少傅爲太宰，又遷少師，封榮國公。執中輔政一紀，年益高，五年，臥疾，其賜寬告，他日達朝，命止赴六參起居，退治省事，明年乃以少傅就第。許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切如居位時。入見，帝曰：自相位致爲臣，數十年無此矣。對曰：昔張士遜亦以舊學際遇，用太傅致仕，與臣適同。帝曰：當時恩禮恐未必爾。執中頓首謝。其在政府，嘗戒邊吏勿生事，重改作，惜人材，寬民力，雖居富貴，未嘗忘貧賤時，斥繒錢萬置義莊，以贍宗族，性復謹畏，至於迎順主意，贊飾太平，則始終一致，不能自克。卒年七十四，帝卽幸其家，以不及視其病爲恨，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清源郡王，諡曰正獻。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登進士第，崇寧中，爲都官禮部員外郎，起居舍人，至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居中自言爲貴妃從兄弟，妃從藩邸進，家世微，亦倚居中爲重。由是連進權，會妃父紳客祝安中者，上書涉謗訕，言者并及居中，罷知和州。從頴州明年，歸故官，遷給事中，翰林學士，大觀元年，同知樞密院，時妃寵冠後宮，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官黃經臣策以外戚秉政，辭改資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蔡京以星文變免，趙挺之相，與劉摯謀，盡改京所爲政，未幾，徽宗頗悔更張之暴，外莫有知者，居中往來紳所知之，卽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乎？帝大悟，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繼請對，語同，帝意乃復向京，京再得政，兩人之助爲多。居中厚責報京，爲言樞密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嫌於用，親經臣方恃權力抗前說，京言不效，居中疑不已，援始怨之。乃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於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聚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曰：首豈宜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秦龜金明池，謂居中愛我，遂申前命，進知院事。四年，京又罷，居中自許必得相，而帝覺之，不用，妃正位中宮，復以嫌罷爲觀文殿學士，政和中，再知樞密院，官累特進，時京總治

三省益舉亂法度居每爲帝言帝亦惡京專拜居少保太宰使司察之  
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丁母憂旋詔起復踰年加  
少傅得請終喪服除以威武軍節度使使佑神觀還領樞密院加少師連封崇  
宿祿三國公朝廷遣使與金約夾攻契丹復燕雲蔡京重實主之居中力陳不  
可謂京曰公爲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算京曰上  
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  
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稍緩其後金人數攻契丹日盛王黼重實復議舉兵  
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聽燕山平進位太保自陳無功不  
拜入朝暴遇疾歸舍數日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華原郡王諡文正帝親表其隧  
曰政和實亮醇儒宰臣文正鄭居中之墓居中始仕蔡京即薦其有廊廟器既  
不合遂因蔡京理其父確功狀追治王珪居中珪壻也故借是憾之然卒不能  
害于修年僊年皆至侍從僊年還靖康之難沒入于金後遺事劉豫曉得南歸  
秦檜以婦氏親擢爲實政殿大學士位視執政檜死亦寘死撫州時又有安亮  
臣者亦嘗上書論燕雲之事其言曰官寺專命倡爲大謀燕雲之役與則邊釁  
遂開官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遠左  
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  
之議光武斥滅官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蓋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  
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  
爭忍使吾民重困鋒鏑重疊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  
民也今重實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爲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  
齒寒邊境有可乘之憂損于官銳何陳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  
祖宗積累之艱難聖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  
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微宗然之命亮臣以官使竟爲燕謀所奪亮臣  
嘗舉進士不第蓋傳之族子也

論曰君子小人猶冰炭不可一日而處者也趙挺之爲小官雖有才具熙寧新  
法之行迎合用事元祐更化宜爲諸賢歸棄至於紹聖首倡紹述之議能排正

人靡所不至其論蔡京不過爲攘奪權寵之計而已所謂楚固爲失齊亦未爲  
得也徽宗知京不可賴任乃以張商英鄭居中輩敢與京爲異者參而用之殊  
不知二人者向背離合視利所在亦何有於公議哉商英以傾軋之行竊忠直  
之名沒齒猶見其稱其欺世如此何執中責練舊學致位兩府無所建明惟務  
媚嫉至用石械脅陳瓘取尊亮集欲因以殺瓘何爲者耶宣政命相得若而人  
尙望治乎劉正夫生平所爲睽睽出沒正邪之間商英之徒也唐英有清才而  
寡失德獨薦王安石爲可谷然安石未相正人端士孰不與之又何責乎唐英  
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第進士知雍丘縣紹聖中戶部尙書蔡京整治役法薦  
以參詳利害使提舉兩浙常平推行之豪猾望風斂服發倉救荒江南就食者  
活數萬口徙福建轉運判官崇寧元年入爲吏部左司員外郎起居郎二年爲  
中書舍人徽宗知其能詞章不試而命遷翰林學士三年進承旨拜尙書左丞  
而以其兄康伯代爲學士尋知樞密院事康國自外官爲郎不三歲至此始因  
蔡京進京定元祐黨籍看詳議司編纂章牘皆預密議故汲汲引援之帝亦  
器重焉及得志遂爲崖異帝惡京專悞陰令沮其姦嘗許以相是時西北邊帥  
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不以才康國曰並塞當擇人以紓憂顧奈何欲私  
所善乎乃隨關選用定爲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舉康國康國先知之且奏  
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爲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  
叱去之他日康國因朝退趨殿廡暴得疾仰天吐舌昇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華  
云年五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文簡康伯仕終吏部尙書

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初名敏進士第二調忠正軍推官崇寧初由太常丞  
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給事中以同黨籍人姓名改改名進御史中丞入謝  
徽宗曰今朝廷肅清上下無事宜審重以稱朕意對曰前此中執法類不知職  
守百事多妄至過天津橋見汴隄一角墊陷乞修葺如許細故何足論哉帝曰  
然比石豫許教仁妄發皆如是謬遂奏願如神宗故事聽政之餘閉內閣延羣  
臣從容論道又嘗陛下手詔壓下惻怛順治然吏奏行者多安於苟簡或懷二  
三私量不行使德音善教無由下達願分命使者刺舉諸道有受令而不行及

行令而不盡者論如古留令之罪則令出而朝廷尊矣元祐紛更凡得罪于熙寧元豐者不問是否輒陳冤訴自歸無過之地彰先朝之失刑希合姦臣規求進用門下侍郎許將頃下御史獄抗章云絲毫自知其無事父子相保而爲囚追屬吏十有六人繫病者百有三日終無可坐之罪遂加不實之刑夫以追屬吏如是之多繫病者如是之久卒之於無可坐則先帝所用之刑爲何哉將於哲廟表泛爲平詞至宣和太后之前則銜冤負痛其辭如此於陛下紹述成功得無少損乎詔出將河南六察官彈治稽違近歲察事多者輒推實有饒求之弊謬乞罷實使各安職分從之俄兼侍讀從兵禮吏三部尚書大觀元年拜右丞相居三月卒年四十贈光祿大夫諡忠靖謬出蔡京門善附合不能有所建白既死京爲誌其墓

劉達字公路隨州隨縣人進士高第調越州觀察判官入爲太學太常博士禮部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崇寧中達擢秘書少監太常少卿中書舍人給事中戶部侍郎使高麗還尚書錄兵部同知樞密院拜中書侍郎達無他才不能初以附蔡京故躋進京以彗星見去相而達貳中書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事稍稍澄正遠與趙挺之同心然挺之多智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達終其說達欲自以爲功直情不顧未滿歲帝疑達擅政而鄭居中劉正夫之策售矣帝意既移於是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達專恣反覆乘間抵巇盡廢紹述良法愚視丞相陵蔑同列凡所啓用多取爲邪黨學術者及邪籍中子弟庇其婦兄章挺使之盜鑄龍知亳州京復相再責鎮江節度副使安州居住京再以星變去稍起知杭州加資政殿學士以醴泉觀使召及都而卒年五十贈光祿大夫

林據字彥振福州人徙蘇父邵顯謨閣直學士據用蔭至敕令檢討官蔡京購明熙寧元豐故事引以爲屬運屯田右司員外郎時遣朝士察諸道據使河北入辭言大府宜擇帥邊州宜擇守西山木不宜采伐保甲有藝者宜賞諸朝議兵宜便更戍錢貨文書開出疆外者宜遏絕徽宗喜曰卿所陳已盡河朔利害毋庸行賜進士第擢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俄直學士院禁林官不乏帝特命

達爲翰林學士初朝廷數取西夏地夏求援於達達爲請命據報聘京密使激怒之以啓夏人境感氣以待達者小不如儀輒辨詰及見達主始跪授書即抗言數夏人之罪謂北朝不能加責而反爲之請禮出人意達之君臣不知所答及辭達使據附奏求還進築夏人城柵據答語復不巽達人大怒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至舍外積潦亦汚以矢溲使饑渴無所得如是三日乃遣還凡要鎮租稿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降生事猶除禮部尚書既而達人以失禮言出知頤州尋召爲開封尹大祖質買錢久不償一日盡發當十錢來買疑不納祖訟之據馳詣蔡京問曰錢法變乎京色動曰方議之未決也據曰令未布而買人先知必有與爲表裏者退鞠之得省吏王名實于法張懷素妖事覺據與御史中丞余深及內侍雜治得民士交關書疏數百據請悉焚蕩以安反側衆稱爲長者而京與懷素游最密據實爲京地也京深德之用鞠獄明允加秩二等改兵部尚書進同知樞密院尚書左丞中書侍郎自大觀元年春至二年五月錄朝散大夫九遷至右光祿大夫集英殿唱贊士據當傳姓名不識顯益字帝笑曰卿誤邪據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言者不服罷提舉洞霄宮起爲越州丞與軍皆以親年高辭拜端明殿學士久之知揚州政以察察聞鉅大俠緇污吏下不敢欺有行商寓逆旅展出不反館人以告據曰此當不遠或利其貨殺之耳指蹤物色得屍溝中果城民張所爲也徙大名府道過關爲帝言頃使遠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據蓋以臺學故修怨焉其後北伐盡光於此加觀文殿學士拜慶遠軍節度使言者復論罷之還姑蘇塲生於首而卒年五十九帝念其奉使之勤申贈開府儀同三司錄子偉直秘閣數月偉死嗣達絕靖康元年以京死黨追貶節度副使管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進士第爲廣觀睦親宅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軍有善政權右正言左司諫論蘇軾蘇轍深毀熙寧之政其門下士吏部員外郎晁補之輩不宜在朝廷遂去之河北濱棣諸州歲被水患民流未復租賦故在師仁請悉蠲減以綏徠之一方賴其賜遷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工部侍郎退官吏多稅法爲過師仁嘗攝領發其姦抵數人於罪士論稱之改吏部進

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鄧州未行改揚州又徙定州時承平百餘年邊備不整而邊橫使再至爲西人請侵疆朝廷詔師仁設備至則下令增陴浚隄繕葺甲冑使吏懼不知所裁師仁預爲計度一日而舉衆十萬轉盼迄成外間無知者於是日與賓客燕集以示閑暇使敵不疑帝手書詔獎激召爲吏部尚書俄同知樞密院才兩月病拜資政殿學士佑神觀使卒年六十五贈正奉大夫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未冠有俊聲急義好施或一日揮千金進士及第調寶鵬尉知柏鄉縣民訟皆決于庭受罰者不怨轉運使黃湜聞其名將推轂之召詣行臺白事蒙以越境不肯往湜怒他日行縣閱理文書欲覈致其罪既而無一疵可指始以賓禮見曰君真能吏也率諸使者合薦之徙知襄邑縣權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崇寧星變求言蒙疏十事曰去冗官容諫臣明嫡庶別賢否絕佞黨戒濫恩寬疲民節妄費戚里毋預事閹寺毋假權徽宗聽納有大用意遷侍御史西將高永年死于羌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蒙往秦州逮治既行拜給事中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曉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以獄吏辱君第以實對案未上又拜御史中丞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繆公赦孟明子玉絃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繇之而死是自艾其支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問遷刑部尚書改戶部比歲郊祭先期告辦尚書輒執政至是帝密諭之對曰以財利要君而進非臣所敢母喪服除歸政官遂同知樞密院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先是御史中丞蔡薊詆張商英私事甚力有旨令廷辨蒙曰商英雖有罪宰相也蔡薊雖言官從臣也使之廷辨豈不傷國體乎帝以爲然一日帝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領首且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銜之大錢法敝朝廷議改十爲三主藏吏來告曰諸府悉罄大錢市物于肆皆疑法當變蒙曰吾府之積若干曰八千緡蒙叱曰安有更革而吾不知明日制下又書有幾事蒙獨受旨京不知也京憤得之白于帝帝曰侯蒙亦如是邪罷知亳州旋加資政殿學士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

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穆

論曰蔡寧宣和之間政在蔡京罷不旋踵輒起姦黨日著一時貪得患失之小人度徽宗終不能去之莫不趨走其門若張康國朱諤劉達林億者皆是也康國達中雖異京然其材智皆非京敵卒爲京黨所繫據奉京姦謀激怒鄰國渝約啓釁罪莫大焉易曰閉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謂是數管師仁執政僅兩月引疾求去則可尚已侯蒙逮治五路將帥力爲申理十八人者繇之而免其仁人利溥之言乎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